

搬歲月磚頭 起文學大厝

林瑞明老師訪談記

文·攝影／郭漢辰 作家

面對近來掀起的一股台灣文學史編寫熱潮，林瑞明老師有自己獨特的看法。他認為，「台灣文學史」原本就是一項艱巨的工程，繼葉老之後，終於有人願意完成，這本來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。但是文學史的編選，本身就是一項集眾人智慧之事，當事者要有更寬大的心胸，須詳細註解所引用的各種學界看法。此次訪談，林瑞明老師也暢談當年他如何開始撰寫年表，說明年表製作在文學史的撰寫上，扮演何種重要角色，正有其關鍵性的意義。

在漫漫悠悠的島嶼歲月裡，有多少文字工作者，書寫著他們對那個年代的心聲，留下多少撼動人心的傑作。後輩的人面對汗牛充棟的無數著作，如何在歷史的迷霧中，挖掘各個年代極具代表性的文學作品，建立有指標意義的文學史觀，更能廓清歷史的輪廓，回歸文學創作的本質。這是這塊島嶼的文學史工作者，必須面對的嚴肅議題。

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林瑞明，不但是國內極早投入研究台灣文學的先驅學者之一，更在葉石濤老師著手撰寫經典作品《台灣文學史綱》的過程中，協助葉老編製了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，為該書切入準確的歷史角度及方向，提供豐沛多元的文學史料。

目前正當台灣文學史的研究，進入嶄新階段，國立台灣文學館更展開台灣重要作家資料彙編的工作，希望提供豐富資料的研究平台，讓更多人站在文學創作巨人的肩膀上，探看台灣文學真正的面貌。此刻，訪談林瑞明老師，說明年表製作在文學史的撰寫上，扮演何種重要角色，正有其關鍵性的意義。

為了這次訪談，林老師帶我們來到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的校園，在那棵知名的老榕樹下，與我

們暢談當年他如何開始撰寫年表，如何發掘年表在台灣史學發展史上的功用，年表製作仿若是最基礎的打地基工程，總有人去辛苦地一步一腳印扎根。

他也特別談到當年義助葉石濤老師的整個過程，由於葉老也曾在成大擔任名譽教授，在成大台文所上過課，葉老每次都得經過這棵老榕樹，在這樣的環境訪談，讓人更感覺文學微妙的緣分。

日本人製作年表精神

「日本人怎麼如此厲害，什麼年表都在做！為什麼花什麼多時間在製作年表上面？……」

林瑞明回憶，他最早會製作年表，主要是受到日本人的精神啟發。當年他去日本進行研究時，看到日本人什麼樣的年表都在做，不但是文學史年表，各式各樣的年表都有。尤其他閱讀過日本人做的食物年表，他們把桌上常見的調理食品，都逐一做成了一份食品來源的年表，讓人們窺見，原來連食物也有它獨特的來龍去脈發展。

林瑞明說，日本人認真到，味噌什麼時候開始製造，以及什麼時候出現口味的變革，還有京都的醬菜從什麼時候開始醃製，胡椒什麼時候傳進日



林瑞明翻看葉老寫的《台灣文學史綱》，談及如何協助葉老編製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。

本，這些日本人都做成了一份詳詳細細的年表。彷彿是食物的身分證，它一生最徹底的履歷證明。

受到日本人的影響，林瑞明又是學歷史的，他很快發現年表，對於所描寫的對象，在時間上的發展來說，有了一目了然的功能，並且更能點出其問題意識。林老師開始針對他的研究主題——台灣文學發展，展開各式各樣的年表製作。

搬運磚頭的開端

林瑞明說，日本人實事求是製作年表的方式及精神，就是很紮實查訪，把每一筆資料在哪裡，

予以記錄，把這些材料全都整理。他認為這就是一種搬磚頭整理資料的基礎功，如果沒有人願意做苦功，搬運這些磚頭，就無法完成文學大厝的興建。

他回憶最早搬運的第一塊與文學史相關的歲月磚頭，是幫楊逵製作他的小說創作年表。當時楊逵還健在，他還常去東海花園找楊逵，後來在1978年出了一本《楊逵畫像》¹，他參考河原功的資料，幫楊逵製作更詳細的年表。此年表說明楊逵的小說創作歷程，有很鮮明易懂的功用。

在《楊逵畫像》之後，1979年遠景出版社編選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》²，其中小說部分共有8卷，由葉石濤、鍾肇政主編，林瑞明、張恆豪、羊子喬三人則擔任執行編輯的工作。在第8卷末，林瑞明編製了「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」。事實上，這應該是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的前身，算是暖身運動，有了「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」，才有更大規模年表的問世，這也是林瑞明與葉老合作的開端。

林瑞明說，外界一定很難相信，這份「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」，竟然是他當兵時在軍隊裡所做的。他時常趁週末放假，坐計程車趕到陽明山張恆豪家裡，不停地看資料摘錄資料，沒有看完的部分，就帶回軍隊裡面，一邊篩選並且一邊登錄在年表上，很多日治時代還沒被挖掘的作家，都是他負責填寫。

1. 林梵（林瑞明）：《楊逵畫像》（台北：筆架山出版社，1978年）。

2. 葉石濤、鍾肇政主編，林瑞明、張恆豪、羊子喬執行編輯：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》小說8卷（台北：遠景出版社，1979年7月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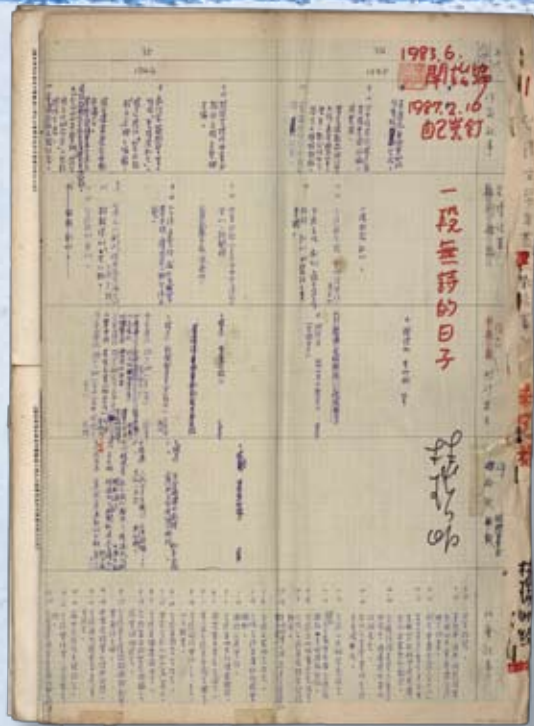
趴在地上寫的台灣文學史年表

在編選《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》，林瑞明接觸《文學台灣》雜誌一批熱心研究台灣文學的同好，尤其是葉石濤正策畫《台灣文學史綱》的撰寫，他因而正思考著如何幫忙葉老。林瑞明說，台灣文學史原本就是一項巨大的工程，不是一個人可以獨力完成，而是群策群力的事。

他開始在台南市立圖書館大量影印日治及戰後初期報紙副刊的作品，當時古典音樂社的廖聰明全力幫他忙，讓他可以順利完成資料搜集的工作。他將這些日文作品交給葉老運用參考，中文論戰部分交給彭瑞金讓他繼續在台灣文學論戰裡深化戰鬥。

為了協助葉老撰寫《台灣文學史綱》，林瑞明開始進入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的編製工作。林瑞明說，撰寫年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，以前沒有電腦，如果使用一般稿紙寫，但年表表格過長，不是表格列到後來不見了，或者上下年代湊不齊，根本容納不下去。他只好使用很大張的紙來寫，但紙太大張，桌子上放不下，只好趴在地上寫。當時他的年表配合葉老的文章，在《文學界》雜誌連載，文章圖表連載完，完整的《台灣文學史綱》也出書了。

林瑞明透露一段罕為人知的小插曲，原來經典的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，在撰寫過程中，竟然出現遺失的情形。林瑞明回憶，在他編選文學史年表時，只有當時的學生葉瓊霞非常認真地幫他忙。可能是她過於忙碌，有次瓊霞回台南後壁，在火車上將他所寫的年表不小心遺失。那時既沒電腦，又沒想到要事先影印留底，使得他只好重新寫一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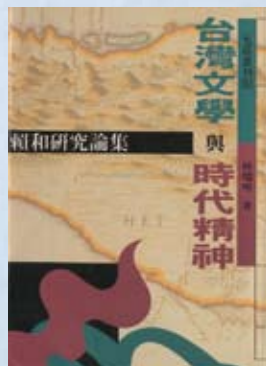


林瑞明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手稿。（國立台灣文學館館藏）

林瑞明說，當時編製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，他是完全站在推動研究台灣文學的立場，當時也沒什麼研究計畫，他都是獨力出資印資料。由於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放在《台灣文學史綱》的最末，等出書後，他前後領了兩次稿費，但費用不多，見諸於文學史的意義，卻是大過其他。

主流與異聲不能偏廢

面對近來掀起的一股台灣文學史編寫熱潮，林瑞明老師有自己獨特看法。他認為，「台灣文學史」原本就是一項艱巨的工程，繼葉老之後，終於有人願意完成，這本來就是值得肯定的事情。但是文學史的編選，本身就是一項集眾人智慧之事，當事者要有更寬大的心胸，須詳細註解所引用的各種



歷史學家也是詩人的林瑞明教授，曾在費時多年編寫的〈台灣文學史年表〉上這樣註記：一段無詩的日子。雖然如此，在這一段日子中，本本重要的文學與歷史相應的專書出版，其中以賴和研究貢獻為大，奠定了台灣文學研究的重要基礎。

學界看法，這些數十年來自各方的研究心血結晶，不能全都只歸於一人，「榮耀要與眾人分享」。

他強調，台灣文學史不能只取明星排行榜，只強調文壇主流者的位置。事實上，文壇上與主流完全迥異的異聲，更須要特別被關注。像近年台灣母語文學的發展，就應該值得紀錄書寫。當然，做為一個歷史紀錄者，應該多挖掘被主流忽視的創作者，提出自己獨特的看法，主流與異聲都不同偏廢。夏志清寫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特別突顯張愛玲，即是非常著名的一個例子。

林瑞明說，國立台灣文學館目前所做各個年代重要作家的資料彙編工作，就是基本資料的搜集彙整，與年表的功能一樣，都是基本功的準備。有了這些堅實的磚頭做為地基，就能往上建立起可長可

久的文學史觀。他對這個部分很期待，他相信需要更多人的協助。

給年輕學子的忠告

對於現今的學術風氣，林瑞明相當感慨。他說，面對各式各樣的文學作品，大家動不動就用所謂文學理論去分析，看起來很有架勢很威風。但實際上，並不是所有文學創作，都可以使用同一套文學理論進行分析。就好像明明是腎臟病患者，卻用心臟病的方式治療，這是不對的。

林瑞明給年輕學子忠告，要了解文學，一定要接觸真正的資料，然後慢慢積累，最後對這個作家的作品，逐漸產生問題意識。問題意識就是研究文學創作的指南針，自己製作的年表，就像是放大後

極其精細的文學地圖，當然比別人看到的更仔細更深入。這好像是別人用的是二萬分之一的地圖，自己用的是五千分之一的地圖，自然能觀察入微。

林瑞明強調，透過製作年表的過程，刺激自己不斷思索。有問題意識為指南針，有放大的文學史地圖（年表），當然，就可以更加自由自在放膽去冒險了。他希望，現在的學子，自己要有自信，在研究文學的過程裡，別人做的年表都不可靠，自己做的年表最好，就可以建立自己的看法。一個研究者的基本功做好，就可以逐漸突破眼前的困難。

林瑞明說，像有個學生，鑽研兩位日治作家呂赫若及龍瑛宗的作品，如果她只是光探究呂赫若或是龍瑛宗其中一人的創作時，都不會超越前人的研究。但她選擇同時探究兩位作家的異同，最主要她自己接觸資料，親自製做年表，由於基礎功做得好，就能有所突破，很成功地將兩個作家完全不同的創作觀念揭露開來。

史學家林瑞明·詩人林梵

研究歷史及台灣文學的林瑞明，原本在大榕樹下暢談研究台灣文學的種種，但訪談到了尾聲，林老師內心的詩人「林梵」，最終還是露了臉。他朗誦自己4月發表於《鹽分地帶文學》詩作〈日落〉：

一粒鴨卵仁的
日頭，墜落
五彩光
反射的海平面

漸漸透底

烏暗天色
一層一層
浮出來

林瑞明老師開玩笑地說，有時詩人「林梵」還比史學家林瑞明有名。他就曾於去年年底於台灣文學館與大陸作家見面時，說過一番話，表示目前做詩人「林梵」更為快樂。他說：

我熱愛文學創作，我有個寫詩的筆名叫做「林梵」，卻因為要研究日治時代的台灣文學研究，因而有長達十年時間一度停止了發表文學創作。但是內心裡，總存在一個詩人叫「林梵」，如今恢復了文學創作。在創作裡得到內在最大的豐富，不是為了錢為了利，希望把這樣的自由作家身分，延續到沒有呼吸為止。³

徘徊在文學評論、史學家與文學創作者之間，林瑞明老師的理性與浪漫，始終在文學裡獲得最終的抒解與解放。他對於台灣文學研究及推廣，以及年表製作基本功的投入，在在都是文學人的典範。

訪談結束，我們就這樣看見林瑞明老師，走回了堆滿書籍的研究室，持續進行他對文學研究的堅持及熱愛……。

3. 這是2011年12月4日印刻文學雜誌社安排6位大陸作家，在台南市國立台灣文學館舉行座談時，林瑞明所說的一番話。座談主持人為副館長張忠進，對談的台灣作家除了林瑞明外，還有成功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昌明、作家蘇偉貞。